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### 第三十八回 投書信誤投羅網 入衙門自入牢籠

話說周卜成，聽了巡捕這番話，心下暗道：「昨日他們那樣凶惡，雖再求與他，全不看一點情面，此時由外面回來，雖然狄大人仍恐嚇，為他這兩句話一說，便轉過話來。看這蹊徑，並非因他求情，實是方才巡捕將張六郎的話，告訴於他，他怕明日早朝，彼此會面，在金殿上理論起來，他雖是個大員，終不比六郎寵信，」故爾借話開門，使我們去求張六郎求情這事。雖知此說，設若他竟不來，那時狄仁傑老羞成怒，并作與他辯論，一時轉不過堂來，竟將我等治罪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巡捕的話，雖不能盡信，倒也不可聽。當時說道：「你的好意，我豈不知道，但是我們之人，皆被押在此，張六郎但說在殿上理論，未曾說來我們求情。他處又無人打聽，我們又無人去送信，他焉能知道？你有什么主見，還請代我想。」巡捕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你既在他家多年，你的字跡，他應該認得，何不寫一書信，我這裏著人送去。他見了這信自然知道，豈有不來的道理。若再怕他固執不行，再另外寫一信，托你們知己的人，在他面前求一求，也就完了。你想我這主意，可用得？你若以為然，我便前去喊人。此事可不能再遲了，若再牽延時刻，裏面升堂訊問，便來不及再去。」周卜成不知是計，隨即請他取了筆硯，挨著痛苦，扶坐起身，勉強寫好書信，遞與巡捕道：「誰人前去，但向那門公說聲，請他在旁邊幫助，斷無不來之理，他乃六郎面前最相信之人。」巡捕答應，將信取出，轉身來至衙門，回稟了狄公。狄公命陶乾前去投信，若張昌宗果來，務必趕先回來，以便辦事。陶乾領命，將信揣在懷中，換了衣服，直向張家而來。到了門口止步，向裏面一望，但聽眾人說道：「我家六郎，今日也算是初次動怒，平時皆是人來恭維，連句高聲話，皆未聽過。自從那狄仁傑進京，第一次入朝，便參了許多人，今日又將周卜成，到門口羞辱，豈不是全無肝膽麼？莫說六郎是個主子，面上難乎為情，我們同門的人，也是害臊。此時他們兄弟，到了堂上，三人還是不知是打是夾，若能將今晚過去，明早六郎入朝，便可有望了。」陶乾聽了清楚，故意咳嗽兩聲，將腳步放實，走進裏面，只見門房坐了許多人，在那裏議論。陶乾上前問道：「請問門公，這可是張六郎府上麼？」裏面出來一人，將他一望，說道：「你也不是外路的人，不知六郎的名望，故意前來亂問。你是哪裏來的，到此何乾？」陶乾道：「不是小人亂問，只因這是要秘密方好，露出風聲，小人實擔不住。日間巡撫衙門，押人在門口取鬧，被六郎罵了一頓，那些人將周老爺仍然搶去，稟知了狄大人。狄大人立即升堂，要將周卜成斬首治罪，幸虧有位巡捕，竭力的求情，說他是六郎所用之人，一時情急，做出這事。狄大人見六郎出面，登時便改口說道：『汝等不許撒謊，張六郎既重他兩人，理應到我們衙門求情，未見他來，顯見搪塞本院。暫且收管，俟今晚不來，明早定盡法懲治。』因此周老爺寫了一書信，請我送來，便命我代門公請安，若六郎不肯前去，務必在旁邊幫助兩句，方可有命。此乃犯法之事，小人因此地人多，不敢遽然說出，所以先問一聲。此事必不能緩，我還要等到回信，才好回去呢。」說畢在身邊取出信來。眾人見是周卜成的筆跡，知非假冒，趕著命陶乾在門房等候，兩三人取了書子，向裏而去。

此時張昌宗正為這事，與那班玩嬖女，互相私議，預借在這事上，將狄公納倒，方免隨後之患，忽見家人送進一封書信，照著陶乾的話說了一遍。張昌宗取開觀看，與來人所說大略相同，下面但贅了幾句：「小人三人之命，皆係於六郎之手，六郎不來，則我命休矣！」張昌宗看畢道：「這事如何行得？他雖是巡撫，我的身分，也不在他之下，前去向他求情，豈不為他恥笑！諒他今夜也不敢分究辦，明日早朝，只要面求了武后，那時聖命下來，命他釋放，還怕他違旨麼？」眾人見他不去，齊聲說道：「六郎雖然勢大，可知其權在他手中，人又為他押著，此時不敢處治，已是俱畏六郎，若再不給他點體面，那時老羞變怒，竟將他三人處死，等到明天已來不及。此乃保全自家的人性命，與狄仁傑無涉。難得有此意見，何不趁此前去拜會，不但救了他三人，還可藉釋前怨，隨後事件，也好商議。常言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小人的意思，還是六郎去的妥當。」張昌宗見眾人如此說項，乃道：「不因周卜成是我重用之人，等他處治之後，自然有法報復，不過此去便宜他了。你們且命來人回去報信，說我們立刻就來。」眾人見張昌宗肯去，當時出來，對陶乾說明：「令你趕速回去。」陶乾口內答應，心下甚是好笑，暗道：「今番要在堂上吃苦了，不是這條妙計，你可肯自己送來？」當時忙忙的回轉衙門，直至書房裏面，回復了狄公。狄公也是得意，命人布置不提。

且說張昌宗打發來人去後，隨即進去，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烏紗玉帶，粉底靴兒，燈光之下，越發顯得他臉上如白雪一般。本來武后命他平時皆傳香粉，此時因為是拜會狄公，格外傳了許多，遠遠的望見，比那極美的女子，還標致幾分。許多嬖童玩僕，跟在後面，在廳前上了大轎，直向巡撫衙門而來。到了署內儀門住下，命家人投進名帖。號房見了張昌宗三字，心下甚是詫異道：「今日我們大人故意羞辱他一番，現在三個人犯，還捉在衙內。此時他忽來拜會，莫非他又來爭論麼？我看你主意打錯了。這位大人，不比尋常的巡撫，設若爭論不過，看你如何回去。你現在既來，也只好代你去通稟一聲。」一面說著，已到了暖閣後面，進了巡撫房中，照來人的話說了一遍，將名帖遞上。此時巡捕已經知道，當此起身，到了裏面。狄公聞張昌宗已來，罵道：「這個狗才，居然便來拜會，豈非是自討其辱！」隨即傳命，令大堂伺候，所有首領各官，以及巡捕書吏，皆在堂口站班。本來預備停妥，專等他來，此時一聽招呼，無不齊來聽命，頃刻間，已經站滿。狄公換了冠帶，猶恐張昌宗不循規矩，將供奉的那個萬歲牌子，由後面請出，自己捧出大堂，在公堂上南面供好，然後命巡捕大開儀門，望見來人。

此時張昌宗，坐在轎內，見號房內取了名帖，進裏面去了多時，不見他出來請會，心中甚是疑惑，忽見儀門大開，出來兩個巡捕，到了轎前，搶三步，請了個安，高聲稟道：「狄大人現在大堂公乾請六郎就此相會。」張昌宗聽了這話，疑惑狄公本來有事，忽見他來，就此請在後廳相會，總以為巡捕說話不清，當時命人住轎，走出轎來，再向堂上一望，那等威儀，實是令人可怕。只見狄公高坐在堂上，全不動身，心下已是疑惑，無奈已經下轎，也不好復行出去，只得移步，向堂上走來。繞到堂口，有個旗牌，上面喊道：「大人有命，來人就此堂見。」張昌宗一聽這話，曉得有個變卦，趕著上前，向狄公一揖道：「狄大人請了，張某這旁有禮。」狄公也不起身，向下面問道：「來人何人？至此皆須下跪，而況萬歲的牌位，供奉在上面，何而立而不跪，乾犯國法！左右，為我將他拉下！」張昌宗見狄公以王命來壓他，知道有意尋隙，一時不敢爭論，當時向上笑道：「大人莫非認錯人麼？此地雖是法堂，奈我不能跪你，不如後堂相見吧。」狄公將驚堂一拍，高聲罵道：「汝這狗才，竟如此不知禮法，可知道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，這公堂乃是國家的定制，無論何人到此，皆須下跪參見！汝既是張昌宗本人，為何不知國法，莫非冒充他前來麼？左右還不將他納下，打這狗頭，以儆下次！」張昌宗見他如此吩咐，趕著走下堂來，欲轉身就走，誰知下面上來四五個院差將他攔住。

不知張昌宗如何發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